



世界当代
中短篇
小说精选

東歐卷

爱德华和上帝

团结出版社

主编:倪培耕 选编:林洪亮

東歐卷

598776

SHI JIE DANG DAI
ZHONG DUAN PIAN
XIA SHUO JING XUAN

爱
德
华
和
上
帝



C0331434

团结出版社

· 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 ·

爱德华和上帝

东欧卷

倪培耕

林洪亮

红辣椒创作中心

主编

编选

策划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德华和上帝/林洪亮编选.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4

(世界当代中短篇小说精选/倪培耕主编)

ISBN7—80061—645—2

I. 爱… II. 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当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971 号

责任编辑:王宇珍 装帧设计:春 晓
策 划:红辣椒创作中心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3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2.625

ISBN7—80061—645—2/1a·298

定价:11·80 元

目 录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

查露吉 林洪亮 译 (2)

哈琳娜·阿乌维尔斯卡

绿宝石的眼睛 易丽君 译 (66)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过于喧嚣的孤独 杨乐云 译 (133)

米兰·昆德拉

爱德华和上帝 高 兴 译 (203)

梅什特赫耶·拉约什

森皮特宁 张春风 译 (235)

尤金·巴尔布

雨 中 李家涣 译 (253)

帕维尔·维任诺夫

象一颗启明星的人 金丕良 译 (275)

安东·索良

五百级台阶 高 韧 译 (332)

贾·马杜卡

夜半枪声 高 韧 译 (341)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

雅·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波兰诗人、作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乌克兰的卡尔尼克城，曾在基辅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在音乐学院学习。1912年开始发表诗歌，1918年来到华沙，后参加“斯卡曼德尔”诗社。两次大战之间，曾多次出任波驻外国使馆馆员，并出版了10多部诗集。同时开始小说和戏剧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从事地下文化活动。战后曾主编《文学生活》、《创作》等文学刊物。自1952年起任议会议员。1959年起一直担任波兰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了20多部作品。其中史诗式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波兰战后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融进各种流派，并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查露吉》是一篇历史小说，然而又融进了现实的意义，小说着重写出了19世纪下半叶的波兰贵族生活风貌和人物的心态。

《查露吉》不是历史小说。如同后期我的多数小说一样，这里也交织着许多真实的姓名、事实和气氛，它们形成了松散自由的结构。无论是地理、年代，还是事实的罗列，都与任何现实毫无关系。此处旨在创造出一种19世纪乌克兰的气氛。这篇小说中出现的任何人物、任何事实都纯属虚构，与真实的事件无关。

查露吉

[波兰]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

林洪亮 译

约佐把父亲的书房加以改造，改成了他的卧室，他把全部书籍都搬到了邻屋，还把那架大钢琴安置在餐厅的角落里，这样，他在查露吉才有了一种舒适的感觉。他的房间离母亲和特克娜的房间都较远，而离果园最近，房屋的这一面长着高大的槭树，枝叶繁茂的丁香树一直繁衍到墙边，部分地挡住了从东边照射过来的光线。他吩咐下人把第二扇窗户前面的灌木都砍光，甚至还砍掉了几棵大树，所以房屋的这一面具有宽广的视野，一直达到鲁达河。但见不到河床本身，只能看到逐渐向上伸展的草原，以及舒展在整个平原之上的天空。“这是最美的云块聚集之处。”费瓦雷特说道，不过他用的是诗歌的表达方式和一种约佐所不喜欢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他觉得，费瓦雷特的头脑有点不正常，不过他把他的这种缺陷归咎于东正教会的影响。费瓦雷特为了不让约佐母亲和特克娜看见，经常悄悄溜进门来，而且还常常从窗户上跳进约佐的房间。窗户不高，费瓦雷特能轻而易举地跳过窗框，甚至约佐有时也仿效他的榜样，尤其是夜深人静，天昏地暗的时候。不知何故，克齐查诺夫斯基上尉却深得女人们的青睐，尽管他是个俄国军官，他每次从军营到鲁章卡去经过此地时，都要把马停在台阶前面，把马拴在一根专为拴马用的木桩上。有时上尉的马一拴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要到深夜，特别是在约佐家里打牌的晚上。虽然约佐的父亲已死去大半年了，但约佐仍没有接管查露吉庄园的事务。他非常讨厌有关田产的种种事情。他把一切都留给特克娜去照管。尽管如此，他仍然心情烦躁，只过问某些事情，

而且他又犯了那种无法忍受的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以来这种病一直在折磨着他。因此，他早上起得很晚，心情焦躁地忍受着母亲和特克娜的唠叨，而这两个女人出于种种原因都不喜欢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特别是不满意他打牌赌博，幸好他们喝酒不多。酒窖匮乏，无钱添购新酒。此刻他们正坐在餐厅里，这是全家最大的一个房间，有一扇门通向凉台，它的一面墙上全是窗户，半堵墙都镶上了玻璃。放眼望去，果园一目了然，直达河岸。河对岸和从约佐房间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全是田地。不同的是，在那弓形的山丘上屹立着一座古老砖房的风车，那风车是约佐所喜欢的。约佐故意把早餐拖得很长，为的是欣赏窗外的景色。他对背窗而坐的特克娜的唠叨毫不留意。都宁夫人很少到餐厅用餐。多病的身体使她常常卧床不起，他们便把咖啡、用小锅盛的酸奶和绯红色小圆面包送到她床边，小圆面包是特克娜专为她烤制的。

窗外的景色，无论夏天、秋天，还是冬天，都非常美丽，特别是由于原野寥廓、一望无际，天空浩瀚蔚蓝。当然最绮丽秀媚的还是早春。此时新叶初吐，犹如破壳而出的雏鸟，而树枝也没有长满树叶，挡不住湛蓝天空中的朵朵彩云。

每当早春的黄昏来临，其景象真是各呈异彩，夕阳沉入茫茫的玫瑰色雾霭中，万物都染上了一层玫瑰霜色，像是把所有的颜料都混合在一个坩埚里了，给人以一种茫茫无际的感觉。白天清晰可辨的树干、河岸上的栅栏、河中的老渡船，此时都变得模糊不清。树木看起来仿佛不是长在地上，那只老渡船由于从此处看不到河水，也使人觉得它是一只云层中行驶的古方舟。

有时——特别是在春天——河水上涨，从此处能看得见棕褐色的汹涌翻腾的波涛，一块块冰块像是被暴风雨带到了平静的水面上，翻滚不息，涌现出一层由旋涡掀起的泡沫，令人想起了疲劳不堪、口吐白沫的马，就像约佐得病时被派去接医生的马一样，而约佐恰好是在春天犯病最频繁。

每当冰块流过之后，看不见河水的那种宁静就会充满整个画面。此时的黄昏变得晶莹透明，就像冰封了一样，没有那种色彩斑斓的紊乱，使所有能看见的物体都呈现出黑白分明的线条轮廓。

这时候，太阳已沉入右岸的森林后面，透过稀疏的枝叶放射出非常明洁的金色霞光。如果此时敞开窗户，就能听见黄昏时的夜莺的歌声。这里的夜莺很多，它们在河畔的树丛中筑巢栖息，凭窗眺望虽然看不见它们，却使人觉得，仿佛是河水的波涛在歌唱，而且歌声有如波涛飘进了窗户，时而百啼千转，时而低吟浅唱，时而单鸟独鸣。歌声、波涛声不绝如缕，宛如在演唱一首构思奇妙的乐曲。

后来，天气日暖，树木变得更加枝繁叶茂，夜莺的歌声也随着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布谷鸟的叫声。但是它们很少从森林中飞到此地来。有时目光所及：整个窗口、远处的森林、风车，还有小路所伸向的远方，仿佛披上了一层晶莹透明的雨纱，那是真正的黄梅雨。这时从大地上升起了一种夏天黄梅雨和夏天暴风雨的气味，越过河床，朝房屋飘来。这时候，窗口能见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透明的雨雾。雨水还发出一种像是从水槽流入木桶的潺潺声，形成了一块透明的纱幕，用时断时续的声音和可能触摸到的气味，把整个景色都遮盖起来了。

暴风雨来临了。此时可以看见在森林的后面，大路的尽头，雷电在树上和地上闪耀轰鸣，青紫色的苍穹下一团团乌云在疾驰翻滚，树木弯到了地面，河对岸的一切都变得那样狂暴，那样怒气冲冲。

然而在八月的炎热中，窗外的一切都凝然不动，披上了黄色的灼热阳光。椴树和槭树的树枝上开始出现一些枯黄的叶子。渡口那边的林中大道仿佛也染成金黄色，如果有车马经过那里，就会尘土飞扬，虽然你看不见，但你会觉得，河水越来越狭小，河上出现了浅黄色的沙滩，有如死鱼的肚子。

这时候，一阵阵成熟的谷穗的芬芳，麦秸和粮食堆的馨香，野草和谷粒的气味，打谷场上的扬尘味，以及人们身上发出的汗臭味，都从窗外飘进了房间。

八月是全家最喜欢的一个月，可是不知不觉间便进入了成熟的九月。

大规模狩猎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谁也不到地里和森林里去打猎了。尽管如此，每天早晨从远处砍伐过的林带，从稠密的树林深处，从那边山丘绵延起伏的地方，仍然传来狩猎的号角声，犹如回声一般。声音很轻，像是从远方传来的告别夏天的回声，这时候，餐厅窗外的景致大为变样。秋天阴郁的日子来临了，这既是丰富多彩而又自信的秋天，然而又是白昼越来越短、内容越来越贫乏的秋天。

当你坐在大餐厅的角落里演奏钢琴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景致也大致相同。不过只是一个侧面而已。这架钢琴还是肖邦当年在帕列耶尔为都宁一家选购的。约佐有时演奏一些感伤的乐曲和舒曼的短作，那是他年轻时（几乎是孩提时期）学过的。戈华特小姐曾教过他，那时候她刚刚来到查露吉。有时候约佐中午也来弹弹练习曲，要不然就是看到天上的彩云时即兴弹一曲。

查露吉上空的云彩的确很美，有如意大利画家笔下的风景。不过约佐并不认识意大利画家，只有母亲和他谈起过。他母亲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曾游历意大利。他叔叔费迪南德也曾和他谈起过，不过，约佐并不留心叔叔说的话，费迪南德有一种令他腻烦的特点。

费迪南德叔叔对其事业作了激进的改革，他在他的罗特米兹佐夫卡村建起了一座制糖工厂，简而言之，就是一座糖厂。他要约佐也步他的后尘。当约佐推说缺乏必要的资金时（他确实没有钱），他就向他讲起股票公司的借贷问题，而且还要帮助约佐成立一个互助会来建设和开发糖厂，他甚至在查露吉物色好了建设糖

厂的厂址。

费迪南德叔叔是约佐的远房叔伯，是他父亲的不知哪一房的族弟，也许他们仅仅是同姓而已，和约佐这一族并无多大的血缘关系。费迪德常常责怪约佐父亲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结束生命的方式。他自动出来担任约佐和他母亲的保护人，尽管约佐早已成年，从形式上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保护，他完全可以自由地经管自己的田产。

实际上管理田庄的是特克娜，她通过许多属于女人的杂务工作，对什么事都插一手。真正管理田庄的男性代表是管家弗罗扬·苏姆斯基。他负责全部“属于男人”的事务。正如约佐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先生说的：“一个管家能记住自己的身份，而又能使我得到某种超脱，就是最好的管家。”

弗罗扬先生在土地改革时^①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土改工作在乌克兰地区进展正常，没有激起农民和庄园主之间层出不穷的冲突，如同波兰王国地区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即使没有地役权的问题也有许多可引起冲突的原因。空气中永远留存着以往一切冲突的气氛，一种械斗和火烧房屋的气味。

不过，这些问题都是约佐放到晚上去思考的对象。晚上，约佐的祖先和费瓦雷特的祖先便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互相争论，抽出刀剑，扯住对方的胡须。可是在白天，约佐面前的景色重又显得那样宁静：浮云游荡，各呈异彩，令人心旷神怡，以致他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在查露吉频繁发生的事情。

的确，白天有许多事情来麻烦他，有租税和地役权的问题，特克娜也向他抱怨现金匮乏。的确——虽然家里什么都不缺少，庄园里也有足够的猪饲料和供人吃的面粉——但有时却没有喂马的燕麦，而且经常现金拮据。在约佐的衣柜里放着一只小铁箱，既

^① 指 1864 年沙俄迫于波兰人民的要求所实行的一项农业政策。

然箱上的钥匙他是随身带着的，那么有谁能把钱放进铁箱里去呢？可是费瓦雷特往往很快就能有钱。约佐从来不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很显然，费瓦雷特的钱是从教堂的贮钱筒里拿来的，或者是从托盘里顺手牵羊拿来的，要么是用其他手段把钱搞到手的。他只抽马合烟，他把这种烟和樱桃叶揉碎混合在一起。他搞来的钱甚至够他打牌用。都宁夫人确实有笔钱（从何而来？）。她从齐托米尔买来了巧克力，特克娜就用这种巧克力给她当茶点用。她还用蛋黄和白糖把巧克力装饰得美观漂亮。有时斜眼的莫什克带回一包书，那里是乔治·桑夫人的或者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偶尔也有克拉舍夫斯基^①的作品。克拉舍夫斯基先生当时就住在齐托米尔，波兰的文学作品也许就是从他本人那里得来的。

不过，如果说到约佐的读物，则只限于博舍和费朗^②的圣书，这些书装璜漂亮，放在前厅的书柜里；或者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言情小说，这些小说是那样猥亵，以至于他都无法理解。他想和戈华特小姐谈谈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他知道，马霞又到达索夫的查列斯卡夫人的学校里去工作了，他想到那里去一趟。他很怕谈论他父亲的事情和对科纳尔斯基^③事件的回忆。尽管这事已过去多年，人们依然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谈起这件事情。他们也许会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使他无法回答。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愿意谈论这件事情。因此，他过着一种不是积极进取的生活，正如鲁章卡的奥索林斯基神父所

① 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8），波兰最多产的小说作家。一生写500余部作品。

② 博舍（1627—1704），法国作家、神学家。费朗（1651—1715），法国作家，大主教。

③ 科纳尔斯基（1808—1829），波兰著名革命家。曾在乌克兰、立陶宛一带进行过秘密活动，后被绞死。

说，这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神父的用语使他格外高兴，他常常提起“与世无争”这个词，对它非常欣赏。他曾在胡曼的神学校学过拉丁文，因此他对这个词的原意及其表示出来的生活方式都不觉得陌生。使他感到兴趣的是采用这个“伟大的”、具有说服力的词，而且这个词与他的生活正好合拍，他曾感到他的生活是多么的贫乏。

因此，他是与世无争的，要么他从窗口朝外观看，沉醉在不断变化而又单调的景色之中，要么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只好通过身旁的窗户，观看苍穹、星星和飞云，直到进入梦乡。窗户就在他床边，他能从床上看到天空和地上的全部景象。

费瓦雷特知道约佐睡眠不好，晚上总是辗转反侧，这时候他就来看望约佐。倘使窗户关着，他就用一把沙子打在窗玻璃上，随后就跳进去。他是来“闲聊”的。约佐已经习惯了他的来访。若是他不来，约佐反而会觉得缺了什么似的。有一次费瓦雷特的父亲派他进城去办事，那次他回来很晚，还喝多了酒，便没有到约佐这里来。他还常常被父亲派到胡曼去，也不时陪伴他的父亲到波查约夫或别的地方去。费瓦雷特的父亲，是查露吉的牧师，经营着一个相当大的农庄，主要是饲养羊群。老人由于日益体胖臃肿，行动困难，常常派儿子到处奔走，销售羊毛。费瓦雷特也说自己变老了，每次他从窗户跳进约佐的房里，都要抱怨说，他的身体越来越不灵活了。可约佐丝毫也没有觉得他不灵活。费瓦雷特有一张开始出现皱纹的天使一般的脸孔，有一头蓬松的金黄色头发，他的脸刮得像演员一样光滑，表面上显得冷漠，但是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大笑的时候，或者当他的讲话受到巨大欢迎的时候，他的脸上都会常常露出皱纹。

晚上的交谈，不如说是费瓦雷特的冗长独白，他侃侃而谈、广征博引，比约佐要博学多才，——至少约佐自己是这样看的——而且也更善于口才。约佐总是只回答几个字，他对朋友的那种热

烈或者厚颜无耻的叙述往往不知说什么好。

此外，他们之间对许多事情是避而不谈的，约佐从不提出这些问题，而费瓦雷特仿佛也有约在先，对之闭口不谈。首先是约佐父亲的问题。约佐知道，费瓦雷特对他父亲的事有许多话可说，可能不知道全部真象，但比任何别人都要知道得更多。而且大家都知道，费瓦雷特过去也是越过这同一个窗口进到约佐父亲的房间里的，和他进行过类似的谈话，唯一不同的是费瓦雷特比都宁先生要年轻得多，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听都宁说话。大家同样知道，虽然谁也没有说过，也没有向法官透露过一个字，在马克西米安·都宁临死之前，费瓦雷特和他见过面。马克西米安先生是在天亮之前开枪自杀的，而费瓦雷特午夜过后才从窗口跳出来。因此议论纷纷，认为费瓦雷特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马克西米安先生自杀的原因。马克西米安先生的遗书上写道：“请不要因为我的死而牵连别人！”所以没有人受到牵连，约佐也没有问过费瓦雷特。

他们避而不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科纳尔斯基事件。那时候，费瓦雷特还是个十足的孩子，不过，也许他还记得，科纳尔斯基曾在查露吉会见过一个人，不是米哈尔斯基家的人就是他的未婚妻，或者是他的堂兄弟，这也是一桩秘密而又复杂的事情，对此都宁一家缄口不语，而他们也没有被传讯过，既没有把他们传讯到齐托米尔，更没有传讯到基辅。当时半个伏温地区^①的人都在胆颤心惊，夜不成寐。为什么？费瓦雷特也许知道这事，因为他在谈到别的事情时，有时也会脱口而出：“啊！这些鼓动分子！”

总而言之，解放农奴、免除劳役、分配土地等问题，也就是那时候大小庄园议论纷纷的这些问题，都从他们的夜谈中排除掉了。费瓦雷特侃侃而谈的只涉及哲学和历史学方面的问题。约佐也很少和他谈起查列斯卡夫人的寄宿学校、戈华特小姐——当然

^① 系位于波兰的东南部。

这些话题都会扯到马霞·迪阿科夫斯卡小姐。喏，这样一来，任何话题都谈不了几个小时的。

马霞·迪阿科夫斯卡是约佐的一门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不过他们早就有来往，马霞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常到查露吉来。长久以来，约佐无法说出她的来访在他心中激起的是一种什么感情，他知道那还不是爱情，因为那时他还年幼，爱情还没有来到他的脑子里。但是他感到，只要马霞在他身边，他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年轻，就觉得一切都不平常。每次从马霞踏进查露吉家门的那一刻起，约佐就觉得自己身上起了变化，成了另一个人。一般说来，他对别人毫无兴趣，也不注意别人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的经历，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家有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他更是漠不关心。他知道，比如特克娜就对这些感兴趣。关于索斯诺夫斯基老神父（即费瓦雷特的父亲）及其早逝的妻子，她能谈论好几个小时，她还能说出所有坟墓里的人，及其安葬的先后次序，而且对每座坟墓的情况都能说出一、二来。至于像哥萨克伊尔科的妻子，这个像神话中人物一样受到特别关注和议论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伊尔科的妻子住在森林深处的一座茅屋中，她被看成是一个巫婆，靠算命维持生活。庄园里和村里的姑娘们都偷偷地到她那儿去，回来后就把自己见到她的情况和她在算命时说的话都告诉特克娜。要是马霞不在查露吉，约佐便什么也不关心。只要马霞和母亲，或者和查列斯卡夫人，戈华特小姐一来到查露吉，约佐便会马上一反常态，对查露吉的种种事情，对森林，对达索夫和寄宿学校的情况大感兴趣，而且觉得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富有了。甚至晚上使他无法入睡的蚊蚋他也觉得不复存在了。他一直在想，他们完全可以像绞死别人那样用绞刑架绞死科纳尔斯基的，可是他们却用枪把他枪毙了。他对基辅传说的绞刑的喜剧故事颇感兴趣。不久以前在利帕卡的山丘上，监狱大门的对面，也建起了一座牢固、结实而又高大的绞刑架，这座绞刑架

是用橡木做成的，还漆成了黑色，就是这种黑色使他晚上觉得特别害怕。横梁上钉有四只钩子，安上绳索，绞刑架的两旁挖了四个大坑，那里足可以埋葬四个巨人，而不是几个可怜的鼓动分子。抓这些人时都不用带武器。现在就缺少这样的戏剧场面了：当身着肮脏袖套的刽子手正要推倒犯人脚下垫梯时，突然一位军官从总督府那边疾驰而来，远远地高喊着：“住手！住手！”

查列斯卡夫人曾和他谈起过一件这样的事情：犯人中有一个是她的表兄弟，后来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他一起流放的有一大批人。有时约佐睡不着，就觉得凉台外面的大道上有车轮的辘辘声，实际上，外面根本没有车马通过，最多不过是莫什克的小马车的响声。他常常回来得很晚，有时天亮才到家。约佐不由自主地听着这车轮声，辗转于失眠状态中。

马霞是从达索夫坐马车来的。不过这辆马车的声音很特别。在马霞和她同伴的头顶上有皮制车篷遮盖，车篷系紧在车缘上。约佐想去把车篷的绳扣解开，马霞也想这样做，于是他们两人的手便碰在一起，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费迪南德叔叔特别令约佐讨厌，他被选为所谓的“中间人”，并已开始处理事务，也就是说，他把土地分给解放的农民，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复杂矛盾中充当调解人。所有矛盾冲突和种种纠纷，既包括现在的也包括早就认为已经过去了的，一遇上这样的时机都又冒了出来。费瓦雷特听约佐的叔叔讲话，在整个查露吉，也只有他一个人听他讲话。都宁夫人确实病魔缠身，自从丈夫马克西安自杀之后，她就一蹶不振，而特克娜又忙于家务琐事，从耕种荒地直到烤制点心。在查露吉，过绿化节也像过圣诞节一样，都要烤制同样的点心。农民和土地，她们并不关心。只有费瓦雷特细心地听这方面的事，有时还提出问题。

后来，约佐真想谈谈他父亲死的问题。查列斯卡夫人也正好转弯抹角地、非常巧妙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她很巧妙，很有

修养。但看得出来，她是非常好奇的。谁也不知道死因，谁也不能满足她的好奇心，这使她无法安下心来，也使她难以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首先，约佐理应知道他父亲采取这种悲剧行动的原因，但是他什么也不说，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他们没有把查露吉卖掉，可见经济危机并不是他自杀的原因。这里的庄园从来就是萧条的，现在更不消说了。查列斯卡夫人不相信女人的理财才能，而且她也知道，都宁夫人完全受特克娜的控制，她们两个不仅不让约佐过问田庄事务，甚至还竭力让他离得远远的，根本不让他插手。“然而约佐却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每当查列斯卡夫人想起这些事时，最后总要加上这么一句。

她经常和阿德拉·戈华特小姐谈这些事。如今谁也记不清戈华特小姐是怎样来到乌克兰的了，大家只知道，她先是在都宁家里落脚，后来执教于查列斯卡夫人的女子寄宿学校。作为一个非波兰女人，她在这里倒成了一块挡住侦探和高级警察的有效屏障，警察会突然心血来潮，想探听这么多小姐聚集在查列斯卡夫人的庄园里，到底在干些什么。他们知道，查列斯卡夫人的姐妹们并不是多产的母亲，怎么会有这样多的侄女。戈华特小姐不仅感情丰富，就是查列斯卡夫人称之为“高乃依悲剧感情”的那种冷峻的法国感情，而且学识渊博。她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当地的人际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比查列斯卡夫人知道的还要多得多，而且理解这些关系。就连达索夫鸡舍里的家禽，她也比查列斯卡夫人更清楚。

没有多长时间，戈华特小姐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话了，不过她在学生面前却力图不露真象，只有在她说法语时偶尔插进几个波兰词，才暴露出她会波兰语。有时她说：“她就是这样肝火旺！”或者说：“她有两只爱流眼泪的小眼睛”（关于特克娜），她说起都宁夫人时，“我们不能说她是个讨厌的女人！”

请不要以为根据这些例子就能得出结论，说戈华特小姐是个